

王阳明心学思想对培养道德主体的理念启示

薛丽丽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德育,其关键一方面在于“得”(德),通过“得”,使道德真正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内涵着道德素质教育的德育虽然侧重政治性,但是要使其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等,关键也在于“得”,在于主体对德育的内心感悟,另一方面即“人”,以往的德育因其简单化、形式化等,和德育主体渐行渐远,难以走进德育主体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不见“人”的灌输方式,而主体的道德生活是人的切己感受,是形成这种内心感悟的源泉,我们称之为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在场。只有主体真正的“得”(德)以及德育过程中切实重视主体(人)在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育。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在于对道德主体的重建,开创了向内探求的道德教育模式。通过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我们应该从主体内心对于道德的“得”以及道德主体在场这两个方面更好地进行德育。

关键词:德育;王阳明心学思想;道德主体

中图分类号: B 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4-0007-06

The Enlightenment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oral Subject

XUE Li-li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2046, China)

Abstract: The ethical education, the key of which is “acquiring on one's own”, is to cultivate a man of an intrinsic virtue. Though the ethical education or the moral quality education overemphasizes politics, it is on the basis of “acquiring on one's own” so that people's quality of ideology, politics and morality can be practically improved. It is the man, the moral subject, who perceives the ethics in the education. The conventional ethical education, which is simplified and formalized, is getting farther away from the moral subject and finds it hard to reach out to the moral subject in the real life, hence an implanting teaching regardless of recipients. The moral life i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the perceptive source of moral subject, which is known as the subject present in the ethical education. The true sense of the ethical education is that the subject acquires virtue on its own and tha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presence of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The core content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is to reconstruct the moral subject with an ethical education mode of inward exploration.

收稿日期: 2013-06-09

作者简介: 薛丽丽(1985-),女,甘肃兰州人,陕西中医学院医学技术系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By borrowing reasonable ideas from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we should improve the ethical education in the way of acquiring virtue on one's own and having subject present in the education.

Key words: *ethical educatio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moral subject*

一、引言

德育,要把握两个含义:一即德。德育,“德”为先,何为“德”?我们可以通过《说文解字》对“道德”的解释来把握“德”:道德,包含“道”和“德”,“道者,所行道也”;“德者,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道即道路,引申为规范和规则义,“德”通“得”,是一个人对“道”的内心感悟,通过“得”,使道德真正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内涵着道德素质教育的德育虽然侧重政治性,但是要使其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等,关键也在于“得”,在于主体对德育的内心感悟,另一方面即“人”,以往的德育因其简单化、形式化等,和德育主体渐行渐远,难以走进德育主体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不见“人”的灌输方式,而主体的道德生活是人的切己感受,是形成这种内心感悟的源泉。只有主体真正的“得”(德)以及德育过程中切实重视主体(人)在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德树人。

二、王阳明心学思想关于培养道德主体的理念

中国哲学是关注人的哲学,其重点在人,它一开始就没有设定外在的对象,它的研究对象在人本身,是伦理型或人生型的哲学,它对于属于哲学范畴的德育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其本质和特征都是指向主体的。一方面认定道德是内在的,据此将人建立为完美的圣贤,另一方面将内在的道德,外化于人伦日用之中,从而使人性更加稳固和圆满。而王阳明是中国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心学思想非常重视作为道德主体的丰富规定性,其思想的逻辑内核无不彰显出道德教育中道德主体的重要性。剔除王阳明心学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容,王阳明心学思想对如

何培养道德主体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1. 培养道德主体的道德精神,确立道德主体的主导地位

任何改革只有进入人的视野,才具有主体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存在,才会引发人真正的有目的的行动^[1]。立德树人首先要充分重视道德主体的主导地位。王阳明心学中心之本体的构建,以及落在道德领域中的良知本体肯定了主体的地位,有利于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同时纳入到生活当中,使德育生活化成为一个自然、自觉的过程。

(1)心即理: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且打通了内与外,使得“心无内外”,进一步说明了一切功夫都能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的“心即理”旨在从道德主体的本心上去探求道德,将伦理道德归结为内在心灵、主观精神的呈现,从而确立道德主体的主导地位。首先从本体论上讲,心是本原,对于道德的探求只需直指本心,不假外求。“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2]4}。对父母的孝敬,对君主的忠诚,对友人的诚信等这些道理,都存在于道德主体的心中,而不是存在于父母、君主、友人等道德对象的心中而后才去追求它,实现它。离开了主体存在(心),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规范等对人来说,都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在王阳明看来,理自在心中,不必向外探求,心与理为一。

一方面,“心即理”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只有扬弃作为普遍道德的理的对象性,将其化为主体意识并渗入于主体的情感、意向、信念等之中,转化为主体意识的内在要素,才能使道德实践受其制约。从另一方面看,在心与理融合的过程中,个体由自在、本然的状态走向道德的自觉,并开始获得了普遍性的道德品格。

(2) 良知说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的本体,道德修养的本体”^[3]。“良知者心之本体”^{[2]143},王阳明将良知也赋予了本体论的意义,使心具有了现实性的一面,并为其成立提供了依据,因为心体与良知之间是同一的,并非是两物相对或彼此制约的关系。

① 强调道德规范与道德主体的同一性

良知虽然具有先天性,但需要道德主体的体认,因此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这样便将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同内心深处先天就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良知统一起来,实现了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的自我同一,道德法则不再是与主体无关、对象性的东西,而是根植于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与自我同一的本质存在。

尽管王阳明将良知看成是先天具有的,将其提升到了本体的层面,设定其为人的先验之知,这是他理论不足的地方,但是在这里,王阳明对本体论的兴趣已经由设定决定万事万物的形而上超验世界,转向了意义世界的构建,即客观世界之于主体是有意义的,天地万物的呈现离不开人的意识活动。落实到道德领域意味着客观的道德规范必须对道德主体有意义,是属意于道德主体的意义世界中,即在道德教育中要充分考虑到运用何种方式才能使道德规范对道德主体真正发挥其成效。在这里强调道德规范和道德主体的同一性,意味着对道德主体的高度重视,道德主体是道德规范的出发点和指归,是对道德规范意识能动性地反映。道德规范要实现其实效必须指向道德主体,同时,道德主体通过对道德规范的认知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我,从而使道德主体和道德规范呈现双向的沟通和交流,最终旨在使道德主体能够自觉的按照理性的规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② 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同一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理性本质和感性存在、理性与非理性是统一于道德主体的。良知本身既是一种道德法则,又是一种由感情所发的“惻隐之情”,本身就包含着道德主体的非理性因素,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

畴,一方面是人的“知觉”、“感应”,“能视听言动的”,另一方面,它是人的真情实感,是道德主体现实层面的内容。因此良知实现了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同一体性^[4]。

③ 肯定和突出道德主体在道德评价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物。”善恶是主体的一种情感认同和拒斥,这种道德评价需要依赖于道德主体,“尔那一点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是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2]203}。可见,良知是“自我准则”,合着良知的便是善,不合良知的便是恶。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遭遇是变动不居的,道德法则并不能一一穷尽,但是只要道德主体能够始终以良知作为是非准则,就能够在不同的道德遭遇中保持道德操守的一贯性。这样就肯定和突出并尊重了道德主体在进行道德判断、评价中的权衡、选择、意愿及价值取向等。

④ 肯定了道德主体的内在完美性

“心学,圣人之学也。”王阳明秉承了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基本信念,认为良知既然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本原,那么这个本原人人都可以具有,这就为“人人皆可为尧舜”提供了内在的根据,而“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满街都是圣人”进一步确认并肯定了道德主体内心道德的完美性,只要能致良知,圣凡无异。

同样,在这里王阳明跃过了实践环节,“将良知规定为理想人格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4],无疑具有思辨性质,良知要变为内在于主体的德性必须经由实践。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王阳明对道德主体的充分信任,“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肯定了平凡的人同样可以成贤成圣,良知具有普遍性,德育工作者则是要帮助受教者在实践中发掘、体认良知。

总之,道德主体化的过程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确立了道德主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道德主体化的过程要求我们注重从道德主

体的内心把握道德、唤醒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取得道德教育的实效。

2. 知行关系的厘清: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都需要道德主体真切地感受和把握

王阳明在知行观上强调知行合一,旨在说明道德主体要真切地感受和把握道德规范,而不是将“知行”分作两件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9}。他认为在生活实践、教育实践当中,知和行是一个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有坚持知行合一,才能从根本上纠正现实生活中“知而不行”的现象。

他在这里尤其强调“一念发动便是行”,一念就是启动了人的良知,良知不间断的引导主体进行“为善去恶”的道德行为。此外,王阳明还用“真知”来说明知行合一的本来状态:“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必然导向道德实践,知而不行只能说未知而不是真知。知是心之本体,行是心之本体的自然流露。

王阳明将这种知行关系的过程简要的概括为:知(本然形态的良知)一行(实践践履)一知(明觉形态的良知),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两个环节:行体现和检验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另一方面,知落实于行。良知是本然的、先验的,并不具有现实性,只有通过行这个中介,才能使道德主体获得理性的道德律。

我们从其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上就能够看出知行和道德主体在场之间的紧密联系:知行合一的命题需要具体的道德修养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其形式上的转换。这个转换主要是通过化知识为德性与化德性为德行这一逻辑路径实现的。

第一,化知识为德性。怎样化解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鸿沟,这是中国哲人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王阳明的侧重点在于诚自家之意,即成就德性。德性是知当然的指归,也是行当然的前提。通过道德主体自身的体察和践履,使道德意识成为内在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德性是实有诸己的,与人的存在

融为一体。好善恶恶“皆是发于真心。”

第二,化德性为德行。德性是内在的,只有外化于主体的现实行为过程之中,才能作为行当然的前提和向导,从而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德性不是思辨性的概念,它必须在现实的德行中确证自身。我们说某人有孝的德性,这只是潜在的,只有其孝的德行才能为孝的德性提供了外部的确证。而德性确证的过程是运用于事事物物的,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道德知识、德性、道德行为并非隔绝。通过主体内在的德性将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逻辑地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重视了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以真实的本真的自我作为依托的,并展开于自我的生活的过程中。

3. 致良知的德育实践:注重道德过程的整体性以及德育主体的生成性

(1) 致良知的含义

“致良知”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体认、扩充良知”的意思。也就是将存在于本心的良知拓展开来,将其扩充到底,并将其推广到人伦日用当中去。致是桥梁,沟通了主体的本然状态和自觉意识,致良知的过程就是人把握和体验自身的道德认知和情感的过程。“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是“实现良知”,它蕴含着实践义,即将人的思想和情感运用到主体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只有道德主体浸染到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对良知耳濡目染从而产生情感上的认同。

(2) 致良知的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一方面高扬了道德主体的主体性。他将良知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相应的,人在天地万物中理所当然地也处于主宰地位。虽然良知的设定具有先验性的意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王阳明对于人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因此视良知为一种潜在道德因素,从而突出了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价值。另一方面强调了道德学习应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从而实现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三、王阳明心学思想对培育道德主体的理念启示

1. 道德主体是道德规范的出发点和指归

尽管王阳明将良知设定为人的先验之知,这是他理论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对道德主体的高度重视。程朱从理性出发最终指向的还是理性规范,这种模式下的圣人只是对道德法则道德规范的单向地服从,不是自觉的真圣人。而王阳明从道德主体的本心出发,本身就意味着对主体的尊重,“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展开,使主体和道德规范呈现双向的沟通和交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道德主体,最终旨在使人能够自觉的按照理性的规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德育工作者要始终明确道德主体,无论是在德育的语言、方式、还是德育内容的选择上等都应当指向道德主体,将道德主体作为道德规范的出发点和指归。

2. 从塑造道德理想人到唤醒成长主体的内在自觉

德育不是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道德知识,这样的德育仍然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内容,难以真正走进主体的生活世界,而受教育者应该是德育的主人,应该是道德成长的当事人、责任人,学校的德育旨在积极营造适合学生德性修炼的育人环境,以诱发、引导、激励和调节学生的主体道德知觉、识见和修为,不仅要对自己道德行为负责,还要对社会公德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不仅要从内心认真体悟道德,更要主动“行道德”,使“道”(外在的道德规范)真正落实为主体的“得”,从而使其在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中,成为日常道德生活的参与者、监督者和促进者。

3. 德育中主体参与的“自然化”

德育应该顺应受教育者的自然本性,做得不留痕迹。①“教与学的行为本来是件自然的,令人高兴和惬意的乐事”(夸美纽斯),“人的教育不过是帮助人的自然本性按他自己的方式发展的艺术”(裴斯泰洛奇),因此,在德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然开展

的。②“(树木)生长的远离存在于树木本身”(裴斯泰洛奇),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说,也指出理和良知存在的根据在于主体本身,而不是在主体外部,是一种本然状态,如同园丁应该研究种子和土壤一样,德育工作者应当研究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研究主体成长的环境。“学校德育应当尊重这些规律,而不是与其对抗;鼓励学生在轻松、平等的氛围里团结协作,共谋发展;通过深刻地体验,在自由和无压制的状态中展现自己天性中最率真的一面”^[5]。

4. 注重培养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伴随着道德认知出现的心理体验,只有通过个体意识的内化,受到个体情感上的接纳、认同,然后能动地外化为主体的道德行为。没有情感认知的道德认知是虚假的认知,缺乏情感的道德行为是盲目的行为。

首先,教育者的“教”要有情感之维,德育不是单向地让受教育者接受知识性的内容,而是在整个德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感情,首先用打动自己内心的语言、方式将德育的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然后让受教育者能够主动参与进来,从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用心去思考、去体悟,并产生能够践行德育内容的意向,因为,“教育的一个特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感情方面的品质,特别是人和人关系的感情品质”^[6]。用感情维系起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隶属于各自的生活世界是相互敞开,并且有意义的,从而形成理想生活的相互流动并交融,在这种交融中,德育主体双方才能达成价值共识,学会与他人共同创建有道德、有意义、负责任的价值生活。

其次,用乐观精神激发道德主体善的潜质。王阳明心学思想中对主体的高度重视内涵着人心向善的思想,认为只需要向内探求,将人自身的良知引发出来,再落实到道德实践当中。当代人本主义教育家马斯洛与罗杰斯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价值预设基础上的,他们认为“人是富有思想的、聪慧的,人人都有发展、选择自己决定的权力,人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倾向,恶并非人的本性,而是由文化和社会因素造成

的”^[7]。在德育中,有了这种“人性本善”的人性假设并以此作为价值指导,能够使德育工作者更多地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受教育者,并对自己的德育效果做出乐观的期待,最大程度地发掘受教育者的潜力,作为德育工作者用语言鼓励学生,用感情打动学生,用人格魅力号召学生,用行动感染学生,唤起学生潜在的道德良知,真正使学生的道德良知成为自己固有的人格,并发展到自身的道德实践当中。

5. 德育模式的复归

儒家学问是内圣的学问,历来就有向内探求的传统。王阳明在批判朱子向外求理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道德探求路向。在朱子看来,道德规范就是天理,相应的,人们服从并遵守“天理”,就是道德行为。这形成了人们被动接受道德规范的单向路径。而王阳明将作为天理的道德规范纳入了道德主体良知的范围之中,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体验,认为道德只有依托于道德主体的内心才能发挥其有效性。道德法则是内在于人心的,而不可能存在于外部事物,就好比孝的道理必须通过孝之心才能得以实现。只有道德主体真真切切地体会到道德法则的内涵,德性才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就好像冬天的时候,‘自然’会去思量父母是否受冻;夏天的时候,‘自然’

会去思量如何使父母感到清凉”^[8]。这从根本上打破了道德规范与道德主体的种种对立,使道德主体与道德规范浑然成为一体。

6. 重视德性引导下的道德实践

王阳明心学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揭示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践履之间是有差距的,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知当然”并不一定逻辑地导向“行当然”。从确立心(良知)本体到知行合一这一逻辑的推演,强调了知行合一才是真正进入实践个体的体验。以往我们只强调要进行道德实践,因为实践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解决德育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这个道德实践必须是在厘清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以及德性的统摄下进行的,即要进行德性的准备环节,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主体内心的稳定的德性,德性的外化自然导向主体的道德践履。道德实践离不开本体,德行总是指向主体的德性,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环境不同,境遇不同,尽管如此,由于经由实践洗礼的德性是与主体内在统一着的,因此,德性不会随着境遇而变,而德行也总是恒定的。正是德性对德行的制约作用,才使在不同境遇中的主体行为保持统一性和一贯性,在时间上也具有绵延的统一性。

参 考 文 献

- [1]王海燕. 重新理解德育的本质[J]. 教育科学研究, 2010(11): 26.
- [2]王阳明. 传习录[M]. 高崖子, 译注.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 [3]黄海涛. 论王阳明一致良知一学说中的道德构建[M]. 孔子研究, 2001(S1): 242.
- [4]杨国荣. 心学之思[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22.
- [5]张烨. 学校德育: 构建意义的生活世界[J]. 当代教育科学, 2004(23): 13.
- [6]金生. 理解与教育一走向教育解释学的教育哲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76.
- [7]戚万学. 冲突和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276.
- [8]吴震. 王阳明著述选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68.